

神禾集

——短篇小说六十篇

正峰题



陕西人民出版社

来自黄土地的歌

——肖宝善作品评述（代序）

王 仲 生

留心西安地区报刊的读者，大约都会注意到肖宝善这个名字。是的，从1983年以来，他已陆陆续续在《陕西日报》、《西安晚报》、《教师报》、《陕西农民报》以及《陕西画报》、《陕西少年》等20家报纸、五种刊物发表了60余篇10多万字的散文和小说。对于一个业余作家来说，这不能不是一个相当可观的收获，要知道，他毕竟还有自己繁重的本职工作呢！

他的作品，在思想内涵与审美意蕴上，水平互有差异，产生的影响也不尽相同，但基本上呈现了一种共同的艺术追求，这就是把自己的笔，深深扎进他成长、生活和工作的这块长安沃土，追踪变革中的现实生活，进行艺术的审视和评价。自觉的社会使命感，浓郁的乡土气息，执着中透着温和的情感色彩，以及对于民族传统文化的认同，这一切初步形成了他作品的艺术个性。

艺术来自生活，但它是作家对于生活的能动的艺术把握。这是因为，生活并不能解释它自身，生活的奥秘是深深隐藏在纷纭的表象之后。一个作家艺术能动性的发挥，就在于从生活表象的局限中进行艺术的超越。只有那些摆脱常规的思维线路与方式，潜入生活底蕴的作家，才有可能构筑起一个全新的艺术世界，并使它升腾着生命的活力和美感。

肖宝善的作品，大都取材于农村和学校生活，这与他的工作领域和性质分不开。但生活并不能直接进入艺术以保证作品的成功。这里的关键首先在于对生活进行艺术把握的独特发现。他那些写得较为成功的作品，恰恰是在他熟悉的生活中有了他自己的发现，从题材的表象向着深层掘进，努力升华为一种美的超越。

试看他的散文《葡萄架旁》（原载《陕西农民报》）这本是一个人们写得很多很多的题材，要写出自己的新意，很不容易。他似乎并不介意于此，只是要写出自己的一种独特的生活实感，一种从日常生活里发现的内在的诗意。这当然同他的思维方式的特殊角度的走向分不开。似乎无所为，其实，倒真正地有所为。他无意于创新，浑然不觉中，一个新的艺术天地，被他窥探了其中的一隅。果真浑然不觉吗？当然不是，他只是换了一个角度，从另

一个突破口，进入了生活的底蕴，用自己的心灵，把它照亮了。

作者如数家珍，款款地给我们描绘了一幅农家小院的庭院经济风俗画：“院子中央水井旁，有两个四方四棱的竹棚架。左边是葡萄架，右边是瓜棚架，……”“那一嘟噜一嘟噜的葡萄碧绿欲滴或紫中透红，活像珍珠玛瑙”，“那一个个胖呼呼、嫩生生的悬吊着的丝瓜，经风吹拂，悠来荡去正打着秋千”，而“墨绿色的黄瓜像一只只小刺猬，扭头歪脖地望着主人呢！”

你能说，作者笔下这幅水墨画里的葡萄、丝瓜、黄瓜，仅仅只是写实？你能不以这绘形绘色、动静结合的笔墨打动？而且，透过“悠来荡去打着秋千”的丝瓜，“扭头歪脖地望着主人”的黄瓜，你不会从中体味到作者赋对象以鲜活生命的那种溢于文字的生活情趣？闲适，惬意、收获的欣喜中带点儿幽默与诙谐。

同样是瓜棚豆架，不同作家笔底，有不同风貌、色彩。同样是黄瓜丝瓜，在不同人眼里，有不同价值。菜贩要的是价钱，主妇要的是美味可口，孩子要的是解馋，路人要的是解渴，大夫要的是入药……肖宝善眼里，要的是什么？是美，是农村田园生活的诗情和画意，这情，这意，是客体对象固有的？是主体凭空创造的？似乎都不是，是他对客体的一种审美评价，一种主体介入，一种对题材的

超越。

他的《燕衔泥》（收入陕西少年儿童出版社《让我变成一只鸟》散文集）写童年一段难忘的思念。全文以一个儿童的眼光去感受生活，认识生活。小主人公“我”，努力想理解而始终没能理解地下工作者神圣使命的遗憾，给文字带来了一种特有的朦胧。单纯而又迷离，这意境的形成，显然得力作者观察和介入生活的角度与众不同。设若，文字将这一切以成人的口吻写出，它不是又落入俗套了吗？

《听广播》（原载《陕西农民报》）撷取了司空见惯的村街听广播生活小景，却出人意外地、也是饶有情趣地写出了三个年龄、经历、身分各不相同的农家妇女形象。仿佛是乘人不备时抢拍的生活镜头，人物一如生活中的本来面目那样，不加任何修饰，却更有诱人的魅力在。那是活脱脱的生活原生状态本身蕴含的美，却又经过了作者精心的筛选与巧妙的组合。

总之，肖宝善那些写得较好的作品，往往善于从日常生活中捕捉那些似乎是平淡无奇的凡人小事，努力从中挖掘出美的内涵，展示出美的意蕴，并溶进自己对生活的思考与追求，将生活从它的自然形态，提高到审美的层次。

二

我们强调作家对生活的超越，对现实的艺术把握的独创性，当然并不意味着这种超越和独创的天马行空，无所依傍，事实上，任何超越和独创都首先必须深深地植根于现实。一个有社会责任感的作家，他的创作激情，应该从现实人生中孕育。对于社会的重大问题，对于人类生存的基本方式，他并不回避，而是认真思考，艰苦探索，把对生活的现实性超越向着哲理性超越推进。

肖宝善那些写得较好的作品，给人突出的印象是，当 he 从所经历、体验、思考的生活之流里，采撷那些足以折射出时代光彩的、富于关中农村生活情趣的朵朵浪花，以展示出三中全会以来，广大农民思想感情变化的轨迹时，他不仅真情地讴歌着美，他同时也不放过对丑的鞭挞。也许，从这种对于丑的揭露与批判精神里，我们更能感受到作者对他的故土，他的乡亲执着的深情，这种深情的执着又总是掺和温厚与平和。对于丑的温和的批判色彩，不是因为他对丑缺乏疾恶如仇、深恶痛绝之情，而是因为，截至目前为止，他所抨击的丑，往往来自于人民的内部，并不形成对抗性矛盾与冲突，这样，他的批判总是适可而止，总是留有余地。

获得一致好评的《阴差阳错》（载《西安晚

报》)以调侃的笔墨，塑造了一个工作粗疏的基层干部形象——马二先生。小说在一场令人啼笑皆非的闹剧中，对马二先生进行了辛辣的嘲讽与揶揄。批判官僚主义作风，这类作品我们见的不少了。小说的特色在于，作家的批判，并不借助于其他的形象，更不通过作家的直接介入，而是让主人公在一种喜剧性的自我解嘲中进行反省来完成和体现。不把一般性的官僚主义者赶向绝路，而是提供一个自我教育的机会，以寻求改正和革新。这种对笔下否定性人物性格把握上的分寸感，显示了作者与人为善的胸怀与气度。这当然与作者长期担任领导职务有关。但从根本上来说，更同作者同家乡砍不断的感情联系分不开。

同样，《父与子》(原载《西安晚报》)也是一篇针贬时弊，分寸感把握得较好的作品。区区500余字，却容量丰富，耐人寻味。老汉随口吟成打油诗，将老来受儿辈冷落的凄苦之情，通过今昔对比，表现得淋漓尽致，然而，尤为动人的是“如今我儿不爱我，将来有谁爱我儿！”即使晚境凄凉，那颗受伤的心仍在为儿子的未来着想。不仅把老汉爱子之情反衬得更加深切，而且也使儿子的不义更让人愤慨。小说以“儿子流露出了让人难以捉摸的极其复杂的表情”收束全篇，把问题解决的答案留给了读者，深得艺术之奥秘。

我们还要提到《二分半庄基》(原载《西安晚

报》），我们看到，随着父亲的死去，在希望中等待，在等待中希望的莲荷，这位文静的姑娘，终于从严酷的现实清醒过来。她穿白戴孝，手提家中仅剩的一只篮子，装满鸡蛋，最后一次找村长去了。她曾用父亲编的篮子盛了母亲饲养的鸡所生的蛋，一并送给村长又有多少呢？篮子和鸡蛋都能堆成山。告别母亲时莲荷留下了这样几句话：“此番前去，他若仍不答应，我便当场揭丑……”久受压抑的弱女子，在苦难中坚强地向村长家走去了。朴素的民主意识的抬头，预示了一场风暴的不可避免。然而，小说对此并不作正面展开。而是用生活中这种人为的打雷、闪电、刮风、下雨，是她心甘情愿的吗？结束全文这样的感慨，寄托了作者对女主人公的同情，对这场不幸的制造者的谴责与愤慨。作者在尖锐冲突面前的搁笔，表明了作者一种良苦的用心。他当然希望，并深深祝愿莲荷此去，将会有有一个良好的结局，然而，果能如愿吗？只有让生活去回答，让读者和莲荷一道去追求。

温和的态度，温和的感情表达方式，给他那些贴近现实，触及社会弊端的作品，涂抹了一层温和的色彩。应该说，这构成肖宝善对生活的独特发现和美的超越的一种特有的风貌。他的对现实的超越，主要集中在社会生活与道德的思考上。在这个基础上，向着理性的层次，向着民族文化心理结构的层次探求，正在成为他努力的方向。可贵的是，他

始终没有忘却，即使是一个业余作者，他手中的那支笔，所承担的社会职责的严肃性。

三

在艺术的天平上，历史的尺度与道德的尺度，作为两极，往往使作家对生活进行审美评价时，陷入进退维谷的困境。

肖宝善的作品，在这个峡谷中都似乎并不曾感到无从抉择，因为，无论在对美的讴歌，对丑的揭露中，我们都可以看到，他的历史评价往往被道德评价所融合，道德评价因此也就成了他评价生活的主要尺度。在这些方面，明显地表明了一种对传统文化、传统道德的认同感。

这里，我们首先要提到《神禾原畔》（原载《西安晚报》）写秋播中的一则生活故事。在神禾原古老传说的背景上，小说为我们勾画了一幅责任承包制下新的农村人际关系图。现实生活中人们的助人为乐与传说中的美好故事，在精神上的内在联系，使我们明显感到，作者所珍惜、所呼唤的乃是一种传统文化、传统道德在新的条件下的复归和发扬。

我们还可以提到《“小诸葛与闷葫芦”》（原载《西安晚报》），通过巧合与对比，在情节的跌宕里，写农村有自私自利思想的老农的转变，颇含戏剧性。

我们特别要提到《春来嫂》（原载《西安晚报》）和获奖小说《在秦岭旅店》（原载《陕西农民报》），前者以家庭纠葛为情节线，但反映的却是农村商品经济发展所带来的可喜变化。公婆与儿媳的矛盾，这本来是农村中一个普遍性问题。小说的成功在于，由于春来嫂坚持办起了春来饭店，使得家庭关系在新的格局中有了新的发展。这就使传统伦理道德与变革生活取得了新的和谐。后者以十多年前的一段经历与现实生活的映衬，写农村变化。作品透视生活的艺术焦点，则是一个小小的“秦岭旅店”，颇见匠心。旅店主人一家三人的热情友善，经历十多年风风雨雨，仍不减当年，只是具体形式有了发展。这尤其说明，在作者眼里商品经济的发展，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将促使传统道德发扬广大。这不仅是必要的，也是可行的。这种批判与思考不能说没有它的合理性。

道德，作为一种历史的积淀，与历史发展的行程是并行不悖的吗？似乎并不尽然，当着改革深化带来观念更新的大潮时，传统文化，传统道德如何更新并重建自己的机制，仍然是一个十分复杂的现实与理论问题，他的作品在这些方面的探索因此将继续发展。

四

作为一个业余作者，肖宝善正在文学创作的道

路上，一步一个脚印地前进。他的坚实的步子始终踏在那块丰腴而迷人的黄土地上，他的那些许许多多的生活故事，也因此而飘溢着泥土的温润与芬芳，惹人思絮，撩人情怀！

迄今为止，他的作品，都是两三千字，篇幅不长。他似乎很喜欢小小说这类文学形式，他总是有话即长，无话即短，从不使作品拖泥带水，这至少表明，他写作态度的严肃认真，而且，对于广大农民读者，这种形式也易于受到欢迎。他的语言，无论是人物对话，还是叙述语言，都是地地道道的关中韵味长安腔，显示了他语言的工力。但是我们也看到，他的某些作品存在着的不足，这就是思想倾向过于显露。作者往往急于表达他对生活的判断，而这本来是可以写得含蓄些的。也许，他是从他的读者对象考虑，才有意写得显豁些，因此，他的作品，往往有很强的故事性。悬念与巧合，在他笔下，似乎是顺手拈来。但过多的使用这种奇闻趣事的巧合也就使作品留下了人为的雕凿痕迹，这不能不削弱作品的说服力。艺术技巧的上乘，应该是拙中见巧，所谓无技巧中见技巧，这当然是一个很高的境界，有待我们辛勤的探索，艰苦的实践。提出以上两点，近似乎苛求，也许是因为我过分喜爱肖宝善作品的缘故罢！

1988年元月写于西安师专

目 录

来自黄土地的歌

——肖宝善作品评述（代序）

.....王仲生	(1)
神禾原畔.....	(1)
搅团儿、鸡溜儿.....	(9)
卖香菜的姑娘.....	(16)
山村叫卖声.....	(18)
鸳鸯扇.....	(20)
“小诸葛”和“闷葫芦”.....	(23)
雨中鸿雁.....	(26)
约会前夕.....	(29)
听广播.....	(31)
戏迷.....	(34)
牛叔喂牛.....	(37)
土炕、暖壶、电热褥.....	(43)
绿海丰碑.....	(46)
常青和柳叶.....	(48)
灵芝.....	(51)
春香婶.....	(54)
葡萄.....	(58)

妻子.....	(62)
三钱杏仁.....	(67)
借娃.....	(70)
售票窗口.....	(73)
礼物.....	(76)
两双布鞋.....	(79)
团圆.....	(82)
卖猪.....	(86)
鞋匠.....	(90)
卖羊奶的老人.....	(94)
在秦岭旅店.....	(97)
盼.....	(102)
春来嫂.....	(105)
在“豆腐叔”家做客.....	(109)
怪老头卖米.....	(112)
“嘉陵”在奔驰.....	(115)
钥匙.....	(118)
菊花烫发.....	(122)
迷惘.....	(124)
慧嫂卖瓜.....	(127)
发廊风波.....	(130)
芙蓉.....	(133)
卖香椿的孩子.....	(142)
醉人的风.....	(147)
师生情.....	(150)

雨花·····	(153)
钢笔的故事·····	(155)
白天鹅飞上蓝天·····	(161)
讲桌上，那一盆月季花·····	(165)
我的民办老师·····	(167)
连心锁·····	(170)
二分半庄基·····	(190)
在楼梯拐弯的地方·····	(195)
烟友·····	(198)
司机与酒家·····	(205)
懒馋的报复·····	(207)
稿费·····	(211)
“辣手”问题·····	(214)
暗锁·····	(218)
父与子·····	(221)
灭鼠汇报会·····	(223)
担心·····	(228)
阴差阳错·····	(234)
后记·····	(238)

神禾原畔

神禾原畔晃动着杖犁耕耘的剪影，瀛河湾里弥漫着悠悠飘荡的阵阵寒气。眼见得天气渐渐发凉了冷起来，我的心里却像猫抓火燎似的发烧煎熬。星期六机关里一下班，我便离开单位骑上“飞鸽”，马快地奔到家里。

种麦的时节到了，我家原畔的三亩地还是白地一片。我心里着急，母亲自然也着急。她叫我到村里借头牲口，赶明日一定把麦子种上。我跑遍前街后巷，问了张家问李家，各家的牛马驴骡都是一天三晌不下套，赶死忙活连轴转。黑胡子的张大伯说他的大红马急用着呢！红胡子的喜旺叔说他的黑犍牛早就靠出去了。虽然二人都答应再过几天借给我牲口，哎！远水解不了近渴呀！嗨，事不凑巧，偏偏遇了个端端，后天一早我就要去机关上班。按单位领导事先安排，下周一还要我去蓝田，临潼一带出一趟紧差。少说前后也得十天左右，到那时回来种麦，岂不成了正月十五贴门神，眼睁睁差了半个月吗？

牲口没借到，我简直像泄了气的皮球没精打采回到家。我将情况告诉母亲。母亲没有生气，满有

把握地安慰我：“不要紧，咱这儿是神禾原。自古以来，都是‘亲帮亲，邻帮邻，乡党亲如一家人！’”看着慈母起皱的笑脸，我心里也稍稍有了点宽解，油然回想起流传在我们这一带关于神禾原的美妙而神奇的传说：相传在很早很早以前，我们的祖先神农氏在这个原上作务庄稼。他日出而作，日入而息精心耕耘，从不懈怠。在他的辛勤汗水浇灌下，这儿长出的禾苗竟同小树一般，可神了呢！有一年，有一家孤儿寡母两口人，种了二亩多小麦，由于辛勤作务，加之风调雨顺，小麦长势喜人。秆粗枝密，粒饱穗稠，从地这边一推，那边都忽闪忽闪蛮动弹。谁料想，收割那天偏偏遇见刮大风，母子二人那个愁哟！真是心里攥成个蛋蛋，眉梢缩成个疙瘩。正在心焦如焚时，从原下走上来成群结伙的乡亲，执镰的，挑担的，推车的，一齐拥向地头，一时三刻把小麦收割完了。从此，这儿长出的庄稼，你白天收割，它夜里又长，真是庄稼不断长，只收收不完。人们称这个原上的庄稼叫神禾，把这个原就叫神禾原。

传说美得使人心醉，但终究是传说。画饼充饥咋能行，面前的困难咋解决呢？

“到你德宽叔家借那头驴吧！”母亲又指出了新的门路。

噢！我想起来了，德宽叔是有头小毛驴。白蹄白鼻白嘴头，浑身上下灰蓝色；个头不高蛮精神，

套磨犁地挺利洒，很像“八仙过海”中张果老骑的灰毛驴，走起路来蹬蹬蹬，扬扬洒洒，怪逗人喜欢呢！可一想起德宽叔的为人处事，我不禁心中一怔，犯起了嘀咕，眼前立即浮现出那个黄苕花，皱巴脸的小老头形象。德宽叔外号叫“牛绳”。他姓牛，一年四季不管春夏秋冬总在腰间勒一条细草绳或细麻绳，装穷卖傻。整天装出一副可怜惶惶的样子，谁要向他借啥很难张口。我硬着头皮朝村外独庄独院的大槐树下走去——那儿就是他的家。

德宽叔已是年过半百日过午的人了。个头小、人饥瘦、留着稀疏的山羊胡子，性情古怪话语少，不甚和人来往。颇有心计的脸上有一双经常眨动的小眼睛，叫人捉摸不定，感到高深莫测。他是自小卖蒸馍、啥事都经过。他做过小买卖，每逢瓜菜成熟季节，不是贩瓜桃李枣，就是运大葱海蒜。一会儿周至户县，一会儿临潼渭南，一会儿又钻进南山，到了宁陕镇安。村里有人说他是“六国贩马，不务正业。”还有的人给他编了一首打油诗，这样说：“鸡叫惊起一个贼，临黑不知哄了谁？德宽常喊没挣钱，我不信他把钱赔！”

提起他笑话太多太多。他有一副烟袋。生锈的烟锅是从废品站讨要的，碰了个豁豁的玻璃烟嘴是在街头垃圾箱里拣来的，半拊长的烟袋杆则是用小学生用过的旧毛笔杆一锯两截改制的。剩余的下半截准备下次再用。他抽毕烟，便把烟锅握在手心，